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八回 泰山廟於冰打女鬼 八里鋪俠客趕書生

詞曰：清秋節，楓林染遍啼鵲血。啼鵲血，數金銀兩，致他生絕。慙慙再把俠客說，愁心姑且隨明月。隨明月，一杯將盡，數聲嗚咽。

——右調《憶秦娥》

且說於冰被那文怪鬼弄了半夜。天明出來，日日在山溪中行走。崎嶇嶇嶇，繞了四五天，方出了此山，到了一大溝內；中間都是沙石，兩邊都是層岩峭壁。東首有一山莊，問人，名為輝耀堡，還是通京的路。他買些酒飯充饑，不敢往東走，順著往西走。行了數日，已到山西地界。他久聞山西有座五台山，是萬佛福祥之地；隨地問人，尋到山腳下，遇著幾個採樵人，問上山路徑。那些人道：「你必是外方來的，不知朝時令，徒費番跋涉。此地名為西五台，還有個東五台，兩台俱有勝景，有寺院，有僧人；每年七月□五日方開廟門，到八月□五日關閉朝台，男女成千累萬不絕。如今是九月中旬，那裡還有第二個人敢上去？況裡邊蛇蟲虎豹、妖魔鬼怪最多，六月間還下極大的雪，休說你渾身通是袂衣，就是皮衣也保你凍死。」於冰聽了，別的不怕，倒只怕冷，折轉身又向西。走了幾天，一日行到代州地方，日色已落，遠遠的看見幾家人家；及至到了跟前，不想是座泰山娘娘廟。但見：

鐘樓倒壞，殿宇歪斜，山門盡長蒼苔，寶閣都生荒草。紫霄聖母，迴非金門默運之時；碧霞元君，大似赤羽逢劫之日。試看獨角小鬼，口中鳥鵲營巢；再觀兩旁佳人，耳畔蜘蛛羅網；沒頭書吏，猶捧折足之兒；斷臂奶娘，尚垂破胸之乳。正是修造未卜何年，摧提只在目下。於冰看了一會，止見腐草盈階，荒榛遍地，西廊下塑著許多攜男抱女的鬼判，半是少頭沒腳。正面大殿三間，看了看，中間塑著三位娘娘，兩邊也塑著許多侍候的婦女。於冰見是女廟，不好在中歇臥，恐怕褻瀆他。出來東廊下，一看見一個赤發環眼大鬼，同一個婦人站在一處；那婦人兩手捧著個盤子，盤子內塑著幾個小娃兒，坐著的、睡著的，倒也有些生趣。於冰看了，笑說道：「你兩個這身子後邊，便是我的公館了。今晚我同你們作伴罷。」話說著，把地下土用衣襟指了幾拂，斜坐在二鬼背後；再瞧天光，已是黃昏時分。看罷，將頭向大鬼腳上一枕，方才睡倒。只見廟外跑入個婦人來，紫襖紅裙，走動如風，從目前一瞬，已入殿內主了。於冰驚訝道：「這時候怎有婦人獨來？」言未畢，只見那婦人走出殿外，站在台階上，象個眺望的光景。乾冰急忙坐起從大鬼腿縫中一看，只見那女人面若死灰，無一點生人血色；東張西望，兩隻眼睛閃閃灼灼的顧盼不測。少停，只見那女人如飛的跑出廟外去了。於冰大為詫異，心裡想道：「此女絕非人類，非鬼即妖；看他那般東張西望光景，或者預知我今日到此，要下手我也未可知。」又想了想，笑道：「隨他去。等他尋我來，再做裁處。」正想間，只見那婦人又跑入廟來，先向於冰坐的廊下一望，旋即又向那邊廊下一望，急急的入殿內去了。於冰道：「不消說，是尋我無疑了。」少刻，那女人又出殿來，站在台階上，向外一望，口裡呱呱長笑了一聲，倒與母雞呱呱相似，止是聲音連貫，不象那樣的斷斷續續的叫喊，又如飛的跑出廟外去了。於冰道：「這是我生平未聞未見的怪異事。似他這樣來來往往，端的是要怎麼？」

須臾，只見廟外走入個男子來，那女人在後面用手推著他走，那男子垂頭喪氣，一直到正殿階上坐下，望著西北，長歎了一聲。只見那婦人取出個白棍來，長不過七八寸，在男子面上亂圈；圈罷，便扒倒地跪拜；拜罷，將嘴對著男子耳朵內說話；說罷話，又在男子面上吹；吹罷，又圈，忙亂不一。那男子任他作弄，就象個看不見的一般，瞪著眼，朝著天，

……

於冰離了范村，走了兩天，只走了九□餘里。第三日，從早間走至交午，走了二□里，見有兩座飯鋪。於冰見路北鋪內人少，走去坐下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小伙計道：「這叫八里鋪，前面就是保德州。」於冰要了四兩燒酒，吃了一杯，出鋪外小便。猛聽得一人道：「冷爺在這裡了！」於冰回頭一看，卻是段祥，扯著一個騾子，後面相隨著一人，騎著極大極肥的黑驢，也跳下來交與段祥牽住。於冰將那人一看，但見：

熊腰猿臂，河目星瞳，紫面長鬚，包藏著吞牛殺氣；方頤海口，宣露出叱日威風。頭帶魚白卷簷氈帽巾，身穿寶藍剪袖皮襖。雖無弓矢，三岔路口自應喝斷人魂；若有刀槍，千軍隊裡也須驚破敵膽。

於冰看罷，心裡說道：「這人好個大漢仗！又配了紫面長鬚，真要算個雄偉壯士。」只見段祥笑說道：「冷爺走了三天，被我們一天半就趕上了。」又見那大漢子問段祥道：「這就是那冷先生麼？」段祥道：「正是。」那大漢向於冰舉手道：「昨日段樣說先生送他銀子，救他性命，我心上甚佩服，因此同他來追趕，要會會先生。」於冰道：「偶爾相遇，並非義舉，些須銀兩，何足掛齒！」說罷，兩人一揖，同入飯館內坐下。於冰道：「敢問老長兄尊姓大名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小弟姓張，名仲彥，與段祥同住在范村。先生尊諱可是於冰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正是賤名。」仲彥道：「先生若不棄嫌，請到小弟家下住幾天，不知肯否？」於冰道：「小弟弟飄蓬斷梗之人，無地不可行足，何況尊府！既承雲誼，就請同行。」仲彥拍案大叫道：「爽快！爽快！」又叫走堂的吩咐道：「你這館中未必有什麼好酒菜、可將吃得過的，不拘葷素，盡拿來，不必問我；再將頂好的酒拿來幾壺，我們吃了還要走路。快著！快著！」於冰道：「小弟近日總止吃素，長兄不可過於費心。」少刻，酒菜齊至。仲彥一邊說著話兒，一邊大飲大嚼。於冰見他是個性情爽直人，將棄家訪道的話大概一說，仲彥甚是歎服，酒飯後，段祥算了賬，於冰騎了騾子，仲彥騎了驢兒，段祥跟在後面，一路說說笑笑。談論段祥遇鬼的話；說到用泥娃子打倒鬼處，仲彥掀鬚大笑道：「小弟生平不知鬼為何物，偏這樣有趣的鬼被先生遇著，張某來得一見，想來今生再不能有此奇遇也。罷了！」於是三人一同入范村。

正是：

從古未聞人打鬼，相傳此事足驚奇；詞曰：清秋節，楓林染遍啼鵲血。啼鵲血，數金銀兩，致他生絕。慙慙再把俠客說，愁心姑且隨明月。隨明月，一杯將盡，數聲嗚咽。

——右調《憶秦娥》

且說於冰被那文怪鬼弄了半夜。天明出來，日日在山溪中行走。崎嶇嶇嶇，繞了四五天，方出了此山，到了一大溝內；中間都是沙石，兩邊都是層岩峭壁。東首有一山莊，問人，名為輝耀堡，還是通京的路。他買些酒飯充饑，不敢往東走，順著往西走。行了數日，已到山西地界。他久聞山西有座五台山，是萬佛福祥之地；隨地問人，尋到山腳下，遇著幾個採樵人，問上山路徑。那些人道：「你必是外方來的，不知朝時令，徒費番跋涉。此地名為西五台，還有個東五台，兩台俱有勝景，有寺院，有僧人；每年七月□五日方開廟門，到八月□五日關閉朝台，男女成千累萬不絕。如今是九月中旬，那裡還有第二個人敢上去？況裡邊蛇蟲虎豹、妖魔鬼怪最多，六月間還下極大的雪，休說你渾身通是袂衣，就是皮衣也保你凍死。」於冰聽了，別的不怕，倒只怕冷，折轉身又向西走。走了幾天，一日行到代州地方，日色已落，遠遠的看見幾家人家；及至到了跟前，不想是座泰山娘娘廟。但見：

鐘樓倒壞，殿宇歪斜，山門盡長蒼苔，寶閣都生荒草。紫霄聖母，迴非金門默運之時；碧霞元君，大似赤羽逢劫之日。試看獨角小鬼，口中鳥鵲營巢；再觀兩旁佳人，耳畔蜘蛛羅網；沒頭書吏，猶捧折足之兒；斷臂奶娘，尚垂破胸之乳。正是修造未卜何年，摧提只在目下。於冰看了一會，止見腐草盈階，荒榛遍地，西廊下塑著許多攜男抱女的鬼判，半是少頭沒腳。正面大殿三間，看了看，中間塑著三位娘娘，兩邊也塑著許多侍候的婦女。於冰見是女廟，不好在中歇臥，恐怕褻瀆他。出來東廊下，一看見一個赤發環眼大鬼，同一個婦人站在一處；那婦人兩手捧著個盤子，盤子內塑著幾個小娃兒，坐著的、睡著的，倒也有些生趣。於冰看了，笑說道：「你兩個這身子後邊，便是我的公館了。今晚我同你們作伴罷。」話說著，把地下土用衣襟指了幾拂，斜坐在二鬼背後；再瞧天光，已是黃昏時分。看罷，將頭向大鬼腳上一枕，方才睡倒。只見廟外跑入個婦人來，紫襖紅裙，走動如風，從目前一瞬，已入殿內主了。於冰驚訝道：「這時候怎有婦人獨來？」言未畢，只見那婦人走出殿外，站在台階上，象個眺望的光景。乾冰

急忙坐起從大鬼腿縫中一看，只見那女人面若死灰，無一點生人血色；東張西望，兩隻眼睛閃閃灼灼的顧盼不測。少停，只見那女人如飛的跑出廟外去了。於冰大為詫異，心裡想道：「此女絕非人類，非鬼即妖；看他那般東張西望光景，或者預知我今日到此，要下手我也未可知。」又想了想，笑道：「隨他去。等他尋我來，再做裁處。」正想間，只見那婦人又跑入廟來，先向於冰坐的廊下一望，旋即又向那邊廊下一望，急急的入殿內去了。於冰道：「不消說，是尋我無疑了。」少刻，那女人又出殿來，站在台階上，向外一望，口裡呱呱長笑了一聲，倒與母雞呱呱相似，止是聲音連貫，不象那樣的斷斷續續的叫喊，又如飛的跑出廟外去了。於冰道：「這是我生平未聞未見的怪異事。似他這樣來來往往，端的是要怎麼？」須臾，只見廟外走入個男子來，那女人在後面用手推著他走，那男子垂頭喪氣，一直到正殿階上坐下，望著西北，長歎了一聲。只見那婦人取出個白棍來，長不過七八寸，在男子面上亂圈；圈罷，便扒倒地跪拜；拜罷，將嘴對著男子耳朵內說話；說罷話，又在男子面上吹；吹罷，又圈，忙亂不一。那男子任他作弄，就象個看不見的一般，瞪著眼，朝著天，

……

於冰離了范村，走了兩天，只走了九十里。第三日，從早間走至交午，走了二百里，見有兩座飯鋪。於冰見路北鋪內人少，走去坐下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小伙計道：「這叫八里鋪，前面就是保德州。」於冰要了四兩燒酒，吃了一杯，出鋪外小便。猛聽得一人道：「冷爺在這裡了！」於冰回頭一看，卻是段祥，扯著一個騾子，後面相隨著一人，騎著極大極肥的黑驢，也跳下來交與段祥牽住。於冰將那人一看，但見：熊腰猿臂，河目星瞳，紫面長鬚，包藏著吞牛殺氣；方頤海口，宣露出叱日威風。頭帶魚白卷簷氈帽巾，身穿寶藍剪袖皮襖。雖無弓矢，三岔路口自應喝斷人魂；若有刀槍，千軍隊裡也須驚破敵膽。

於冰看罷，心裡說道：「這人好個大漢仗！又配了紫面長鬚，真要算個雄偉壯士。」只見段祥笑說道：「冷爺走了三天，被我們一天半就趕上了。」又見那大漢子問段祥道：「這就是那冷先生麼？」段祥道：「正是。」那大漢向於冰舉手道：「昨日段樣說先生送他銀子，救他性命，我心上甚佩服，因此同他來追趕，要會會先生。」於冰道：「偶爾相遇，並非義舉，些須銀兩，何足掛齒！」說罷，兩人一揖，同入飯館內坐下。於冰道：「敢問老長兄尊姓大名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小弟姓張，名仲彥，與段祥同住在范村。先生尊諱可是於冰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正是賤名。」仲彥道：「先生若不棄嫌，請到小弟家下住幾天，不知肯否？」於冰道：「小弟弟飄蓬斷梗之人，無地不可行足，何況尊府！既承雲誼，就請同行。」仲彥拍案大叫道：「爽快！爽快！」又叫走堂的吩咐道：「你這館中未必有什麼好酒菜、可將吃得過的，不拘葷素，盡拿來，不必問我；再將頂好的酒拿來幾壺，我們吃了還要走路。快著！快著！」於冰道：「小弟近日總止吃素，長兄不可過於費心。」少刻，酒菜齊至。仲彥一邊說著話兒，一邊大飲大嚼。於冰見他是個性情爽直人，將棄家訪道的話大概一說，仲彥甚是歎服，酒飯後，段祥算了賬，於冰騎了騾子，仲彥騎了驢兒，段祥跟在後面，一路說說笑笑。談論段祥遇鬼的話；說到用泥娃子打倒鬼處，仲彥掀鬚大笑道：「小弟生平不知鬼為何物，偏這樣有趣的鬼被先生遇著，張某來得一見，想來今生再不能有此奇遇也。罷了！」於是三人一同入范村。

正是：

從古未聞人打鬼，相傳此事足驚奇；貧兒戴德喧名譽，引得英雄策蹇追。